

初禴于畢

西伯侯姬昌認為，還是散宜生最能體貼他的心意，散宜生和姬鮮同齡，他就比他那些兒子們都要來的知人情合他意，凡事他只要提個頭，他就能替他想到後十拍。

要入主殷地朝歌，當然不可能一蹴可及，這事需要從長計議，二十六歲的散宜生也是內斂的人，如今愈發穩重了。

散宜生向西伯侯提出建議，上代周公季歷伐桀，得程地八十里，那裡有程部族族長所居的程邑，當時周公季歷與程族族長戰於畢，畢至今還有難馴部民居住，如果到畢去築壇，那裡的程族刁民就能馴服，這是一石二鳥之舉。

程邑在燕京戎族西北方，畢靠近燕京戎，伯邑不是也要著人去燕京戎巡看嗎？在畢築壇祭祀以後，一行人繞道去燕京戎，正好可以示威，或是示好都行。

西伯侯姬昌一想，也是，但是築壇並非易事，工匠皆無，如何築壇？

關於這個，散宜生也有方法，他說，可以用木柱搭建一座高台，或是磊起一堆大石頭當祭壇就可以了，築起來比人高即可，上頭再抹抹平整，只容西伯侯一人上台就行，反正畢地築壇，只要有模有樣，畢那些刁民也就順服了。

至於要行什麼祭禮？散宜生說了：「行禴禮。」

禴，祭祀先代祖先之禮，一般人家都是家祭，部族族長也是行家祭，現在西伯侯姬昌已經

封侯，自認為有資格築壇了，攸侯喜不也是去昆夷、朔方築壇嗎？散宜生聽說，鬼侯女主也回去南方鬼侯部族築祭壇了，這些都是膠鬲說給他知道的事。

西伯侯認為行家祭怕人心不服。散宜生想了想，那就擴大祭祀，祭祀上代人主！

上代人主？誰啊！西伯侯姬昌想不起來，祭祀周公季歷嗎？

畢就是季歷與程族族長大戰之地，去那裡祭祀周公季歷？

散宜生提醒西伯侯姬昌，可以祭祀夏代人主，例如——夏禹，如何？

這個好，西伯侯姬昌覺得這真是妙，禴于畢！祭祀夏禹，表示西伯侯姬昌與殷地朝歌的紂王平起平坐了，殷地朝歌每五冬舉行郊冥祭，也讓夏朝遺民盛大參與，一同祭祀治水有功的先人。

初禴于畢祭祀夏禹，這樣一來，他西岐西伯侯姬昌日後進入殷地朝歌時，也能得到散居在殷地朝歌北門外的夏遺民認可了。

那麼接下來要派何人去畢築壇？

散宜生又建議地說了：「派姬度去，應該可行。」

姬度曾經在殷地朝歌住過三年，拜樂官商容為師，他最熟悉南門祭壇了，他不是也會跳萬人舞嗎？派他去築壇最合適，況且，又不是真的要築起像殷地朝歌南門祭壇一樣，高五仞的祭壇，只要築一座比人高，容西伯侯一人上台的祭壇而已。

姬度早就想離開西岐了，苦於沒有因由，說不出口，他只好留下來，後來他娶了孤竹女文為妻，藉著教習西岐部民音樂舞蹈，免去耕作勞苦之役，他這才勉強留在西岐。

他與散宜生哥倆好，散宜生此舉，正好解了他的困厄，讓姬度能名正言順的帶著妻子離開西歧，西歧生活太苦，風土民情都太無聊了。

姬度開開心心的帶著妻子，和一車樂器離開西歧周部落，去了程邑的畢，他要去築壇！

西伯侯姬昌兒子多也有好處，大大的好處，他廣娶各戎族的勇健女人為妻、生子，程族就有他的兒子們在那裡居住，和他們的母親一起被遣回本族去居住生活，順便管理該地部族。西伯侯姬昌在程邑，就有五個兒子兩個妻子。

姬度到了程邑，異母兄弟們都來幫忙安置，姬度帶來西伯侯姬昌的賞賜，送給他的兩個下堂妻，在程邑的兩位西伯侯之妻都感激他。

姬度要在畢築一座壇，這個要求讓他的兄弟們為難了，程邑人民對西伯侯姬昌本來就不認識，如果大張旗鼓去畢築壇，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畢的程民厭惡西歧周部落的羌人，又不認識西伯侯姬昌，更討厭他廣娶程邑女兒還將之遺棄驅回母家。

姬度認為無妨，由他先帶著一些樂器去畢，在那裡彈奏樂器唱歌，畢的人民對他要築壇應該不會反對。

姬度真到跑去畢又彈奏樂器又大聲唱歌，畢的居民不多，看了幾次也沒什麼新鮮，就由著姬度自己搗鬼去，春天快到了，畢的人民都要準備耕種和莊稼，也沒有人理會他。

程邑人樸素，自有生活要過，西伯侯姬昌的兩個妻和五個兒子回到程邑，既無人歡迎也無人反對，又不是什麼大事情，況且這兩個程邑的女人，都是失愛於西伯侯姬昌，帶著尚未成年的兒子們回來，築屋居住也沒有人來欺侮他們。

當時兩個女人帶著五個兒子都還小，女人只要勤勞，日子也過得不錯，更何況現在兒子們都大了，也都娶妻了，娶的也是程邑的女兒們，與其說他們是西伯侯的兒子，不如說是程邑的兒子們。

五個兒子已經很久沒見過父親西伯侯姬昌，他們的母親也同意，讓他們協助西岐來的姬度築壇，於是他們組織起來，帶著工具和相好的程邑同伴一起去了畢，在那裡協助姬度築壇。

姬度在畢，選了一處杏林築壇，他說那裡平坦，省去刨土整地的麻煩，且春天杏花最早開放，父親西伯侯姬昌來此地行禱，一定會很滿意。

時間不多築壇要快，乙巳立春後不多久，西伯侯姬昌就要來了，要快！快快築壇。

西伯侯姬昌在西岐，招來所有的兒子們和妻子們，散宜生和他的侍者、役者們一起，連同兒子家中的女眷和小兒，侍女、侍者、役者，還有平時常出入蒿宮的親屬家庭，一大夥人也有五、六百多人，浩浩蕩蕩前往畢，他要去畢，乙巳春，西伯侯初禱于畢！

十輛大車裝載這些親眷綽綽有餘，況且他們都當是春天去郊遊，快樂極了，憋悶了一個冬天，人人都想出外去旅遊。

妹喜已不去，她忙碌極了，戒鹽井的女娘們不時來茹宮討教醃漬肉脯的訣竅，妹喜已自己也在嘗試用那些戒鹽做些什麼，其實她更不放心芊芊，把芊芊一人留在西岐，別出事才好。

姬發也無法要求妻子妹喜已一同前往畢，姬發自己都不想去，怎好逼著妻子一同前往，他日子過得好，沒事幹嘛跑去那種地方？又不是去殷地朝歌，再沒有什麼地方，比殷地朝歌更迷人。

伯邑的妻子女噩很樂意外出旅遊，這次她無論如何，都要逼著伯邑一同前往，不能再讓他留守西歧，春天來了，西歧沒有麼大事，西伯侯姬昌初禰于畢，等於把郊儀移到畢去舉行，此時不去！更待何時？

姬鮮家的孤竹女人巴不得都去，最好把其他嫁出去的十個孤竹侍女都召集起來，一起去！姬鮮不耐煩這三個女人天天在耳邊聒噪，鶯聲燕語聽久了也很吵！他答應讓另外九個孤竹的女人都跟去，這下子，一同去畢的人越來越多，十輛大車又擠滿了人。

西昌伯姬昌自從封侯典禮回來以後，他深知無車就是無腿，不能行遠，車子又不能自己跑，那些牛馬都散在民家，封侯以後，他回到了西歧，所剩的拉車牛馬，他就不再賞人了，他讓役者們養著那些牛馬一樣要生生不息才好，農耕時節帶去耕種，要拉車就有牛馬了。

西昌伯姬昌高瞻遠矚，果然不負所望，這次舉家去畢，牛馬不缺，大車還有。西歧周部落一大群人，十五輛大車，浩浩蕩蕩開往程邑，他們要去那裡住些日子。在畢初禰後，還要前往燕京戎，去巡視探望那裡的妻子和兒子們！看看他們是怎麼了，燕京戎很久都不來西歧上貢了呢。

姬旦也去，這次去程邑他不用冒生命危險了，養娘和妻子女勒，把所有可能用上的藥品幾乎都帶上了，養娘女醫景是燕京戎族女兒，她想念故鄉和母家，她離開燕京戎已經二十六載了，她從沒有回家過。

女醫景喬裝成婢女，四十幾歲的老婢女。西歧羌人都認識她無人敢差遣她，也不願對西伯侯一家人說破她的身分，女醫景留在姬旦和女勒身邊，偽裝成一個年老の婢女。

一路上還是顛簸，一馬在前二牛在後，牛馬平日缺乏訓練，一時間不能協力，就因為如此，又延誤了幾天才上路。

西伯侯姬昌和妻子鬻徙戎女蒲、五歲的兒子姬奭一車，侍者三人加上役者八人，能搭載七十二人的大車寬鬆的很。車上還有一些戎鹽，西伯侯現在認為，戎鹽真是好物件，是最好的禮物，能與外族做交流。

西歧西伯侯姬昌一家到了程邑，無人來歡迎，程邑是上代周公季歷於武乙上位的第二十四年所搶佔的土地和部族。自此以後，上代的周公季歷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接連搶占來義渠、鬼戎、燕京戎、余無戎、始呼戎、鬻徙戎，直到戊子歲被商主文丁所囚。

西歧羌人會搶佔其他部族的土地和糧食，令西歧周部落附近的其他部落對羌人都沒有好感。尤其時他們專挑部族裡勇健的女子為妻，過幾歲又會帶回來一群西歧的兒子或女兒們，讓本族母家人很不以為然。

程邑規模不小，有部民約三百多戶，西伯侯姬昌的兩妻五子，就住在程邑的東邊，居室簡單，花籬、豆架環繞，外頭的莊稼地整齊，尚未開耕。

西伯侯姬昌一大家子人來，根本無處可住，他那兩個程邑的妻子也不肯讓出堂屋，於是行人只好繼續前進，到更東邊的畢。

姬度和五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們，還有他們的程邑友人，終於將祭壇築好，他們用大石頭磊高做基礎，用泥土填縫抹平，再在上頭用大木結繩鋪平，祭壇大約有一人高，基地寬十尺，廣九尺，乍然一看，還有模有樣！

祭壇空地四周，杏花林杏花正當盛開，豔態嬌姿，繁華富麗，胭脂萬點，麗色無邊。西伯侯姬昌至此，才有些笑容。

西伯侯姬昌一家人稍事休息，隔日一早再舉行——禴。

春寒料峭，西伯侯一家人抵擋不了夜寒露重，才過了一晚上，所有人都七七八八的病了，流鼻涕發燒、咳嗽喉嚨腫痛、小兒啼哭。

姬旦這次表現最好，他居然沒事！養娘有心，帶來帳篷，那是她到戎鹽井出診所用之物，她將帳篷搭在車上，隔開寒冷的地氣，也隔開夜露侵襲。

眾人都病了！女醫景不能束手不理，她盡力救助，熬煮薑湯，派遣女勒分送給女人和小孩，又將酒釀煮水，分送給男人們飲用取暖，西伯侯姬昌身體勇健，一夜寒露居然無事。

太陽升起，眾人才有了活氣，西伯侯姬昌拿著姬度的銅鑲烏龜殼登壇，對著朝陽，雙手高高舉起烏龜殼，只聽他喃喃自語，不知說些什麼？

祭壇下，姬昌的家人和部屬，歪七扭八或站或臥，不成模樣。

六年春西伯侯初禴于畢。

當日趁著陽光溫暖，西伯侯姬昌一家人繼續前往燕京戎。女醫景內心激動，再過不久她就能回家了！回到她少女時代的家，不知道家裡還有誰？還是人都沒有了。

燕京戎最靠近殷地朝歌，它與殷地朝歌共一水，渭水。渭水自此地向東流向殷地朝歌，其中一條支流流過殷地朝歌北門孟津。雖然兩地還相隔著十萬八千里，但是，燕京戎部族常坐船順流而下到殷地朝歌去，習藝、交換物件，或是訪友、旅遊都行。

燕京戎部族不大，部民約三百戶，西伯侯姬昌一行人到燕京戎族，居然看不到部民，更別說有人來迎接他了。

天黑了，西伯侯姬昌一家人，只能在水邊暫停，他們將車子團團圍繞，圈起一個大圈，所
有人集中在車陣中央，生火取暖。

歷經三、四日的旅途勞累和疾病侵襲，女人和小兒都睡了，役者們負責戍守，侍者們負責
取水炊煮，月光下，西伯侯姬昌獨自一人在水邊蹣跚而行。

姬旦拿來一碗熱羹湯給西伯侯姬昌，父子倆在水邊並肩而立，黑暗中，看著淼淼的渭水向
東流去，姬旦向父親姬昌提出他的建議。

姬旦建議西伯侯在程邑築室，建立行宮，以後每歲逢春都能來此在舉行禴禮，形成慣例之
後，西伯侯姬昌推崇夏禹的名聲，就會傳播到殷地朝歌北門孟津的夏遺族，尤其燕京戎這裡地
廣人稀有河經過，最適合建立一座水津，造船就能順流而下到北門孟津，以後要到殷地朝歌更
方便，避開車馬勞累。

西伯侯姬昌看著這個黝黑矮小的兒子，他有些驚奇！這個不起眼的兒子居然能料中他的心
事！西伯侯姬昌不置可否，他只是沉默，他還想聽聽兒子姬旦有何想法。

姬旦也是沉默之人，他並非不能說話，而是說話多傷元氣，他氣弱，尤其在眾位兄弟中他
最弱小，他不能以力取勝，只能以智取巧。

這次西伯侯初禴于畢，他就有心在父親西伯侯姬昌心目中建立形象，否則，將來西歧將無
他容身之地。

姬旦體弱不能種地，他拿什麼養家？若非養娘和妻子女勒，他的生命早就凋零了。但是養娘會老，女勒也要生養，萬一後繼無人，憑他一人，他手無縛雞之力，無法在凶年免於死亡！沉默了許久，姬旦才緩緩的說：「父親胸有大志，兒子們多，一定能成。」

西伯侯姬昌點點頭，姬旦說到了重點，他廣娶各族勇健的女人生養，就是要生出一群無人能抵擋的兒子們，他派兒子們出去各地佔地為王，比自己親自前往好。

上代周公季歷只生了八個兒子，與他的同胞的兩個哥哥還跟著季歷一去不回。大哥病歿，後生也不見好，家族裡他最大，大家族當家的都是兄終弟及，眼看上頭同胞的哥哥們都不行了，他趁機崛起，掌握周部落的一切，再將其他同父異母的弟弟們都遣回母族連同他們的母親一起驅逐至今無有往來，當然他要多生多養，兒子多了，他的信心才夠。

西伯侯姬昌在心裡面打點，這種事只有散宜生和姬旦明白，就派散宜生和姬旦到程邑築室吧，再加派一些部族裡的壯丁，遷移幾戶羌民到程邑定居，就近管理程邑和畢，日後還能到燕京戎築一個水津，這要一步一步來，急不得。

姬旦退下，他跑去找養娘女醫景，向養娘說了，養娘女醫景很快樂，這樣一來，她能重回母家的部族，起碼，她不必在西歧那個傷心之地苦苦支撐。

女勒當然也很開心，有機會離開西歧，避開那些貪心又會欺負人的親眷，她求之不得，雖然她是在西歧出生，但是跟著養娘女醫景，還有丈夫姬旦，遠遠的離開那些討厭的親眷，她開始描摹自己的新生活。